

萌言妙语·

过去喜欢唱、现在喜欢听——谭咏麟那首《爱在深秋》。

曲,悠悠;词,凄切。情浓中的无奈,无奈中的依恋,依恋中的冷静,冷静中的坚强……必须用粤语演唱才够味。

著名京味作家老舍说:“秋天一定要住北平。天堂是什么样子,我不晓得,但是从我的生活经验去判断,北平之秋便是天堂。”

口气很大。

都知道,北平就是北京。

我出生在广州,但九岁就来北京了。南娃随父母北上,无可奈何,立场必须坚定。于是若

千年后,出现了一个“改造”成功的范例:对南方的湿热,叫苦不迭;而对北方的干燥,习以为常。当南来的朋友,直呼“风干气燥”,动辄流鼻血,我却一副天子脚下“大不吝”的模样:“挺好哇,挺好哇!”

比较南方的温润,京城扬尘天气较多,每天不开窗,地面仍会落下薄薄一层灰。楼上住的闺蜜小夏,每天“洗刷刷,洗刷刷”,没完没了拖地;另一闺蜜小孙,三天两头搓出百元大票,请家政全面打扫卫生。而我,视而不见。悠闲自得,快活得像鸟儿一样。

环境改造人,适者生存。

秋风瑟瑟。小区的叶,红

了。红得如此热烈,极像我们的心。某君有诗一首,题目:《睡在一片树叶上》。浪漫得如此走心,以至于,我只记住这一句。

俺们体积有点大,断然睡不上去。但思绪,可以附在树叶上,随风飘飘洒洒,能走多远走多远,直至与大地融为一体。

小区里,邻居们瞄着黄栌和红叶,“咔嚓”不停;电视中,满山遍野的游客,人,从,众。接受秋的召唤,感受秋的魅力,摩肩接踵,此起彼伏。

春,有“春心萌动”;秋,有“秋意阑珊”。秋思秋情情绪,更含蓄,更深沉。面对即将到来的萧条,那种转瞬即逝的辉煌,

带着一种淡淡的悲壮,成熟得一脸“高原红”。

这是一个季节的告别,并非一种情感的结束。冬三月,大把时间,让你反思,让你发酵,让你沉淀。“明日会更好”。带着无限憧憬,向未来三鞠躬。

这是一个季节的告别,抑或又是一种情感的结束。就像谭咏麟的《爱在深秋》:“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 别去的我在心头 回忆 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真不知,世间有哪种感情,能够克服万难,永恒不老。

兀自多情,兀自感伤。人类的脆弱,正好借着秋意发挥。

其实,爱了,就爱了吧,无需

多虑;别了,就别了吧,无需遗憾。

据说,有个星球与地球相似度百分之九十几。一年有385天,也围绕着一颗类似太阳的恒星运转。大气成分、运转周期,也和地球非常相似。它的表面,还可能存在液态水。它叫开普勒-452b,直径是地球的1.6倍,体积是地球的6倍。

可惜,离我们实在太远了。只能向着天边,向着太空,自作多情地挥洒我们的关切。

知道天边有个你。这,也许够了……七荤八素说了这么多。突然想起,这是一篇议论秋天的文章。于是,弱弱地问:秋同学,你同意吗?

诗品时空·

一亩野塘(外一首)

王成保

一亩野塘,被村庄遗忘
芦苇,寂寞得白了头
一点风吹草动,足以让几只野鸭
乱其方寸,猛子
只是扎在平静生活里的
从容

堤岸
长满心事,稠稠密密
岁月如风,总会让日子
起起伏伏

常常有雾帐遮掩,朦胧出的神秘
几乎让静美的岁月失守,是几粒鸟鸣
将这亩池塘唤醒

我不知它水有多深,只知这里有很多
会凫水的萍草,菱角在藤叶下
欲露还藏的挑逗,俘获着过往孩子
留连的脚步
和眸光

傍晚,穿街而过的鱼

傍晚,太阳还没落山
浓浓的树荫
落在街面的道路上

街道像一条笔直的河流
声音一拨儿接一拨儿地流淌
像鱼似的车,游来游去
把光和影碾得支离破碎

只有自行车像小虾米
来来往往,把声音熄灭
在自卑里

过马路的人畏首畏尾
像那种爱说长道短的人一样
眼神总是东张西望

光线暗下来时,街面的路
像水一样幽深起来
有灯亮起时,水面波光粼粼

各种声音漾在水面上
被风推着揉着,关于黄昏的影像
一辑一辑地
实时推送

油茶花开,开成你想要的模样

——写在商城县首届油茶花节

谢旭晴

秋阳高照,越过蝴蝶的翅膀
我不会告诉成群的蜜蜂
我多想逆着时光飞翔
轻轻地,一滴清露落下
风儿红了脸庞
如果梦里的雪花,落在向南的山坡上
我可爱的油茶花,会不会开成了你想要的模样

挽起日月星光
碧绿的油茶树在我胸前摇曳果实和年华
给你两筐肩上的美
厚重的秋天已经溢出大山的脊梁
肩背的结实,掩饰着扁担的踉跄
藤蔓缠绕,涧水的歌谣
眼眸里的柔情,已经刻进了皴裂的手掌

如果与一只鸟邂逅
我会告诉它,柿树的高枝上
留给它的有红得诱人的口粮
油茶树上早有了邻家姑娘的歌唱
一定有风,吹向东山顶上
鸟儿,你千万不要慌张
那是我的油茶花,正在散发灵魂的幽香

洁白的花儿会次第绽放
它在你的镜头里褪去了烟火的流殇
打开最纯真的脸庞
如果有一滴水溅落花心
那一定是一个大山女子守候的美丽烛光
一个千里之外的游子最牵挂的柔肠
思念漫长,指尖里陷落甜蜜的念想

秋风浩荡,白露为霜,梦里的雪花飘扬
春雨行走在路上
诗人埋下伏笔,我的油茶花张开轻盈的翅膀
摄影师用婉约,雕饰它最迷人的笑靥
远方在呼唤,阳光爆开万两金光
乡音竖起,歌舞升平,花儿披上节日的盛装
我的油茶花,终于绽放在你心的海洋

秋天里回农村老家

邹相

或明或暗的青砖瓦房
在树林的掩映下
散发出人间烟火
在麻雀的“喳喳”声中
与苍穹接驳,直冲霄汉
一声“伢子,你回来了”
眼眶的泪水“哗啦”流淌下来

久闭的桐木大门
泛出一阵阵淡淡的霉味儿
却让我闻出儿童时的百果香
门口的两棵木瓜树上
几只发黄的木瓜犹自挂着
似乎在等待我这位主人
亲自摘取他们一年的收获

劈柴、生火、支锅、做饭
每一个环节都如此轻车熟路
仿佛几十年的光阴,来回摩挲
灶台前,再也不见爷爷的笑脸
再也听不到奶奶的咳嗽
可怜,他们坟前的茅草啊
在秋天的暖阳里,依然瑟瑟发抖

村头的大皂角树
早已魂归净土,一条崭新的水泥路
顺着它盘根错节的地方,尽情延伸
屋后的柿子树,早已不再结果
几只松鼠在树枝上安营扎寨
秋风翩翩起舞时,他们也高枕无忧
还有几个鸟窝,固若金汤一般

农村老家的风景,总让人百看不厌
池塘水面上,总有水马载歌载舞
没有老牛来喝水、没有鸭子来搅扰
他们的世界充满清静与祥和
村里健在的几位老人,总在秋阳里欢笑
那爽朗的笑声,经常飘进——
远在千里之外的我的耳畔